



年味是首歌

射阳/张建忠

一晃新的一年到了！
此时，小时候一幕幕快乐过年的情景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那时，年味就是小时候穿新衣放鞭炮的那份喜悦，年味就是柱子大门上火红的对联灯笼，年味就是长辈坐在桌子上晚辈们端杯敬酒的那份敬重，年味就是兜里逐渐变厚的压岁钱，年味就是大年初一早上的那颗开口果糖，年味就是除夕夜花炮烟火火药味道。记得老家的村庄整天锣鼓喧天，欢歌劲舞，龙腾虎跃，是一片欢乐的海洋。今天这个庄子，明天那个村上，到处是穿戴一新的人流，遍地是如花的笑脸，无论是小的还是老的都在过着全年最幸福最开心的日子。

因此，“过年”是人间最愉快的事，是一年的期盼，满心的欢喜。一句“过年好”里包含了多少的暖心，多少的亲热，多少的甜蜜！

自参加工作之后，我们几乎每年过年都回乡下老家，那时，年味是那份回家的急切，那份团聚的温馨。朋友见面的第一句话是“啥时候回来的？”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”是我们每一个在工作的人挂在嘴上的“口头禅”。自从6年前父亲去世后，我们每年都把老妈接到县城过年。

“回家过年”是人们共同的心愿。亲情相聚，万语千言；一家团圆，其乐无边，共享太平盛世的欢颜。出门在外的儿女们向老人谈论外面世界的精彩，老爸老妈总会向儿女们谈起当年。对比现在，年味是父亲的感慨，母亲的关爱；年味是那份孝心，那声问候，那顿丰盛的饭，那段半醉时的狂言。妻子习惯了在年前忙忙碌碌，拆洗打扫，非要把一切弄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，而且一打扫就是一个月，四个衣橱里的衣服都翻出来重新整理一下，觉得这样才有过年的韵味。也许，小时候的我喜欢过年，是盼着吃穿玩，盼着快快长大。而如今害怕过年，更多的是害怕衰老。只有过年了，才能看着周围好久不见的人在成长、在老去、在离去时，才意识到时间的流逝，岁月的无情。我觉得过年，过去的不仅仅是年，还有岁月的变迁和生命本身。

岁岁年味不同，年年过年相似。年味就是每个人心中的一首歌。亲情、友情和乡情，总是割舍不断的情缘。一年又一年，期盼中载满祝福，愿望中满是平安。因此，可以这样说，年味是一种承诺，一种兑现。年味是一种总结，一种打算。年味是一种担当，一种责任。年味是一首酸酸甜甜的歌，一首很好的歌！

植物感知到气候的微妙变化，花就开了，像报信一样准确。“花信风”，就是应花期而吹来的风。风有信，花不误，相约不相负。

节气与花信风

市区/陈俊江

小寒节气到了，网上有不少文章谈到花信风，因为花信风就是从小寒节气开始的。都说一年二十四节气，怎么又来一个二十四番花信风，这两者什么关系呢？

二十四番花信风与二十四节气有关系，但不是对应关系。要弄清楚，得先说说节气。而说节气，得先说说季节。

斗转星移，寒暑易节。季节的更迭，每一天，都是新的。

季节这个概念比较大，有点粗放，于是出现了节气。一年四季十二个月，一季三月，一月两个节气，一年二十四节气。“春雨惊春清谷天，夏满芒夏暑相连。秋处露秋寒霜降，冬雪雪冬小大寒。”这是节气歌，我们从小就会背诵的。

万物生长靠太阳。那些绿树红花，平日里老看老是那个样，其实每一天都不一样，时时都在生长。一个节气十五天，这十五天当中也是时刻在变化，那就进一步细分，一个节气再分为三候，一候五天。

说到这里，就出现了一个几乎天天提到的概念，气候。还有一个概念，虽不常说，却也很重要，就是物候。

大自然的动植物，感应气候的变化而活动，这种种活动又成了季节的标志，所谓“花木管时令，鸟鸣报农时”。这些有规律的自然现象就叫物候。

中国人很早就留意物候现象，长期观察研究自然现象与动植物生长活动之间的关系，并依此来安排农事稼穡，以获丰稔。有了如此精细的观察研究，中国农耕文明的发达就多了一个缘由。

简单说，物候就是季节里动植物的生长活动。像现在，小寒节气到了，小寒三候就是“雁北乡，鹊始巢，雉始鸣”。虽是天寒地冻，一年里最冷的时候，但动物已然感知到阳气上升，开始安排相关生活。大雁振翅北飞，喜鹊衔木筑巢，雉鸡鸣叫求友，寒风里透露出勃勃生机。

那植物呢，古人就选有代表性的花来表达。植物感知到气候的微妙变化，花就开了，像报信一样准确。“花信风”，就是应花期而吹来的风。风有信，花不误，相约不相负。

一年一度，冬去春来，从小寒到谷雨这一百二十天里，共八气二十四候，每候都有花开，报告季节流转的消息。

南朝学者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有载：始梅花，终楝花，凡二十四番花信风。这就意味着，二十四番花信风这个说法，到南北朝时候已成共识。

那些植物，每五天当中，能有什么变化呢？只是我们没在意。如果细心留意，小寒节气了，梅花绽放，之后，山茶和水仙就要开了。春天马上就来了。

古镇的年味是一条河，流淌着亘古绵延的年俗，演绎着人世间最美的风景。

春节速写

大丰/徐友权

古镇白驹的年味，是老宅门前飘着墨香的春联，是小街特色年货店里氤氲扑鼻的香气，是小巷斑驳花墙上挂满鱼肉的腊味，是家家门前红红火火的灯笼。

在茶食坊里，果子香甜的味道溢满店堂。一位年轻的顾客开车从城里赶回老家，为的就是购买这家老字号的果子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在城里买，他用手指了指墙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匾牌说，这果子里有我小时候过年的味道。

果子是古镇传统的春节糕点，只有快过年了店家才开始制作销售。果子的味道是过年的记忆，承载着传统的年俗文化。店主制作果子的技艺是祖上传下来的，每道工序都很讲究。精选优质白糯米、绵白糖等原材料，经过泡米、打粉、制浆、切坯、油炸、拌糖等十多道工序，才能做出色泽金黄、香甜酥脆的果子。春节期间家里来了亲朋好友，摆上特色果子，沏一杯热茶，顿时欢声笑语满屋。

在老街的茶舍里，热腾腾的蒸汽裹挟着包子的香味涌出大门，在寒风中飘散开来。店主围着白围裙，端起刚出笼的肉包放到案板上，然后把刚做的包子装进蒸笼里。女主人一边忙着擀面做坯子，一边和等着加工包子的顾客打招呼。过年了，这家上过央视美食节目的小店，如今成了网红早茶店。

在后街拐角处，炸炒米的师傅摊位前围着一群孩子。只听轰隆一声响，雪白的炒米将麻袋撑开。孩子们赶紧围拢上来，举着口袋就要往炒米机里倒米。炸炒米的师傅赶紧用身子挡住，他怕滚热的炒米机烫着孩子们。

在小巷青砖黛瓦的院子里，远在外地工作的儿女们一路风尘地回家了。还未进家门，就高声地叫着，爸爸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年迈的双亲颤巍巍地迎出了家门，笑容把皱纹挤成了一朵花。他们亲切地呼唤着儿女们的乳名，把思念化成了两行热泪。孩子们像一只只快乐的小鸟，扑进了爷爷奶奶的怀中。泪流满面的老人高叫一声我的宝贝，搂着久别的孩子不肯撒手。

在街心小游园内，舞蹈队的大妈们正跟着音乐翩翩起舞。老师数着拍子教大家排演舞蹈节目，好参加镇上的春节文化活动。她们自己还编了几句顺口溜：“生活好了跳起来，心情好了舞起来；跳得皱纹躲起来，舞得年轻笑起来……”

古镇的年味是一条河，流淌着亘古绵延的年俗，演绎着人世间最美的风景。

回乡过年

大丰/卢春桃

离开家乡浪迹城市已有三十多个年头了，可每到过年，我都会早早收拾好行李，带上置办的年货，赶回几十公里之外的老家去过年。乡里有我的亲人，有和我一块儿摔泥巴长大的小伙伴；乡里有我喜欢吃的热气腾腾的年糕馒头；有大年除夕震天响的锣鼓和爆竹。总之，乡下有我，一个漂泊在城里的乡下人的根。

回乡过年，让我找回童年的纯真与赤诚。童年的伙伴，有的像我一样，也是栖居在城里屋檐下的一只燕子，每到过年的时候，便飞回自己的“老巢”。有的在农村已娶妻生子，因为过早地担上生活的担子，他们有点像中年“闰土”，看见我们这些在城里生活的，一脸的憨厚相。他们何尝知道，在城市的我们并不比他们活得轻松，每天奔波不停。即使如此，童年的伙伴聚在一起，大家都很开心，每个人都会抛开自己的事情，谈起有趣的童年。大家都好像年轻了几十岁，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回乡过年，可以寻找春天的韵律和勤劳农民的脚步声。寸把高的麦苗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，绿得可爱动人。婆婆的柳枝上，待发的芽苞把春天的信息表露无遗。大地上，远远望去浅浅的一层淡绿，走到跟前，却什么也看不到了。到了初三初四，大田里就开始有人忙碌，他们身上还穿着走亲戚时的新衣裳，肩膀扛着大锹，一只手拿着尺子，已经准备育苗用的苗床了。农民们在地里一边大声说着走亲戚时听来的新鲜事，一边忙着手里的农活。

沈从文曾说：“我是一个乡下人，走到哪儿都带着一把尺子和一杆秤。我有自己的尺寸和分量，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及其意义。”我常常以这句话来自勉。

